

迷戀的情如

迷戀的情婦

陳福熙著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0

一九三〇年四月付印
一九三〇年五月發行

1—2000册

本書實售七角五分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目 次

迷戀的情婦.....	1
阿大阿二.....	37
一般卡員.....	47
一個江北姑娘.....	57
嫦娥三娘的死.....	65
革命的張鬍子.....	81
書獃子的日記.....	97
百農村.....	107
老來紅.....	119
酒醉狂人.....	187
四封情書.....	227—242

迷戀的情婦

—

魑魅揮着霜刃雪白的刀劍，睜着兇惡的眼睛，要把他吞噬了！他彷徨在十字街頭，覺得自己是墮落了，覺得錦瑟的燦爛的岸灘，橫着一個茫茫瀟瀟的大海，坐了一隻失舵的孤舟，兇湧的怒濤翻着很高的波浪，失舵的小舟在澎湃嘶吼的海濤中，漸漸地沉沒了，沉沒了！

他在甜蜜的夢鄉中，幻生一個媚眼婉淑的少女，熱烈地緊緊地摟抱着；這時他如酣若醉的狂飲了酒漿般的。從微風裏吹來幾聲堂皇响亮的鐘聲，悠悠地抑揚地蕩漾到他的耳鼓上來，他惺忪地醒了轉來，抱着的祇是這條柔軟的綢衾，覺得有些惆悵，在他苦悶的心絃上輕輕的彈出失望的哀歌徐徐地飄蕩在冷寂的，漆黑的小樓上，他潛潛地淋下淚了。

霞飛十六歲的那一年，就感着獨眠孤單，時常縮在被窩裏皺着眉宇長吁短嘆地呻吟，到了明朝，眼皮上總有些微的浮腫。但他苦悶祇在自己怯懦的幼弱底心靈上，沒有在爸媽底跟前露過口風；因為他覺得有些羞澀。

在這個胥鎮底狹窄的石路上，黑越越地，烏沈沈地，靠街樓窗上粉紅帷幔裏射出來微弱的燈光，照在路上一羣孩兒的臉上；她們女孩兒俏皮的玩，俏皮的笑着。在天真的隊伍裏：有一個十二三

歲的女孩子，是紹興酒店裏的女孩子，二條烏黑的肥辮拖在肩上，圓圓的臉龐嬌嫩白白的，這羣孩子裏，她要算最長大最美麗的一個女子。霞飛故意的在晚上擠進她們的伍裏，攜着手捧住衣玩着。時常在香絕行人孩子走散的時候，他怯怯地悄悄地很親愛的摟住她，吻着她的臉兒，摸着她的褲子；從衣袋裏掏出糖菓塞進她的嘴裏去，他的心神陶醉了。同時，他的心跳動了起來，呼吸急促了起來，二腳戰抖了起來。

他狂烈地玩着笑着，吻着摸着，內心的苦悶忘却了。在他一個童貞的心靈上，已沾了一些微微的愛！只感着他自己身傍站着的是一個女人。

他在狂烈地玩着笑着，吻着摸着的時候，他的母親停立在門口叫喚，他聽到母親的喚聲之後，覺着跼蹐不甯，同從朦朧的夢裏醒來一般！同頭上受着一盆冰冷的水一般！很留連，很不捨的走了；但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抽出他軟軟的情絲，一步一

步沸騰了他的心，一步一步迸飛出他的憤怒，走到門首，看見母親猙獰的臉容，而且母親向他說：

“夜深了，還不想回來，擠在鼻涕囤裏羞不羞？何況又是一羣女孩子！”

他怨恨母親爲甚麼這般的刁惡？你怎知你兒子底苦悶的心呵！

晚上他睡了，可總是睡不着，覺得女人都可愛，就是不娶那個紹興酒店裏的女人，阿金嫂嫂，阿銀姐，鄉下姑娘，我都要她們，她們都有着圓圓的可愛的乳奶。他想。

二

十六歲的那年初冬，他的庸哥娶了一個妻子來，那一天滿堂的佳賓，都在燈燭輝煌裏，樂聲喧嚷裏，都滿臉浮着笑容。那些穿紅着綠的女人，打扮得花一般地，這却使他苦悶的心羨慕着，恨不得抱過一個女人來吻着摸着。但悲哀忽然又蒙上了

他的心！

這天夜裏，他很不高興，大家吃了一通，笑了一通，鬧了一通，祇有他孤孤單單的踱進房裏臥在冷靜的一方小樓上，暗自抹着眼淚。

廣廳上坐滿了佳賓，母親命沈媽叫他進來在空席上吃酒。霞飛從容的走進廳上，在許多相識的客人的一張空席上坐下，癡呆地。廳上的人，都在忙着飲酒猜拳，他低倒了頭，聽見席上有一個衣冠楚楚的老傢伙，張着一只大的嘴，一列焦黃的牙齒，個個露出，含着笑容欣欣的說道：

“這個縹緞的新娘，配下一個風流的新郎，真是一對翩翩的鳳凰。”

一個唇邊留了短髭的許錦祥連上去說：

“明年年底邊我們可以看新娘抱出一個襁褓的嬰孩了。”

他聽到他們的一言一語，都使他流了追求的眼淚，他的頭愈是低了下去，偶然抬起頭，向席上

的人看了看，他只有喔咿般的笑。若在冷靜之處，他要放聲哭了。

酒剛飲了二杯，見庸哥走到他的席上向賓客敬酒，見庸哥一臉春意紅艷艷地露着得意的微笑，他自己覺得面黃肌瘦的難堪。他見到佳賓一齊立了起來，都向庸哥恭維和祝福，尊敬的致謝，他只抬不起頭來，惟有苦悶地愴然苦笑。

酒席上的笑聲談聲，愈加熱烈起來了。

他偶然昂起頭來，向廣廳上無聊的凝眸，他的視線驟然移到一角女賓的席上，個個的女賓，穿着華麗的衣裳，香花簪佩在酥胸之前，玉腕露着，乳房隱隱的聳着，覺得她們都在向他鄙夷的猶惡的笑！他的哀憐的目光移到男賓的席上，男賓都陶然的醉然的笑着；忽然從斜盼裏見了霞飛，都收了笑容，抿着嘴角，鎖了眉宇，在向他愁然的兇惡的笑，終於在席上交頭接耳的似乎在絮語着他了。

他看了賓客們這麼一種態度，他的頭又伏下

去了。

他的頭伏下去之後，他的心絃緊張得要斷了。感覺世界是這般冷酷，自己的命運是這般的頹廢了。他又感到身上被慘酷的沒有同情的世人打着怒鞭，鞭打到與世人隔絕的荒島上去，再想下去，含着一眼眶的淚，覺得沒有月圓花好的人生底享樂可以填滿他整個空虛的心坎之中。

他若在冷靜之處，要放聲大哭了。

後來這席上有一個熟識的王三相，露着一嘴黑牙，醉薰薰的樣子向他說道：

“霞飛，你庸哥娶了一個窈窕的新娘，你也該要娶了，什麼時候，我們來吃你的喜酒？”

接着一個禿髮的老人，一對老眼睛朝着霞飛，開着頑笑說道：

“哥哥娶了一房夫人，他也在想娶一個美麗的妻子呢。他總是低倒了頭不願看，即是昂起頭來，就看那邊一角的姑娘，娟秀的姑娘——”

席上的人，都哄然的笑了。

霞飛自己覺得別人都在法意他一個人，他自己覺得有些羞慚，有些愧怍；匆匆的吃了一碗飯，就立起來恭恭敬敬向席上的長老告辭，才退了出來。

他跑出廣廳，席上的絮語，又激蕩到他的耳膜上來，霞飛很憤然的走到自己一間漆黑的小樓上，躺在床上凝思，他想了許多的時候；沒有一句話，一件事，能夠慰安他悲哀而失望的心兒。

悲哀忽然又落到他無邪的一個心上。

這一夜，他又不能睡着。

三

十七歲的那一年，他的爸媽和庸哥，也時常留心他的婚姻，幾次留心門戶相當的少女；但是因為他瘦怯的身體，過輕的年齡，是不宜早婚的。所以他的爸媽和庸哥，也就冷淡下去，終於沒有提起他

的婚事。而在霞飛的嘴裏，也口口聲聲拒絕他們爲他選擇婚姻的事。

“小少爺，也要娶老婆了，太太福氣呵！”沈四媽從廚灶裏走出來，掀開囚首垢臉般的枯老面孔，痴笑一通，說着：

“那裏？我不娶的。”他低了頭，像怕羞的樣子。
“我不娶的，……”

“不要瞎說，又不是和尚尼姑，不娶妻子不嫁人的！男人大了，那個不肯娶？姑娘大了，那個不肯嫁？有兒子的都要娶一房媳婦，那一家有一個姑娘的都要嫁一個男人。阿飛：你看隔壁薛家白鬚公公，還在天天熱慕着趙家這個禿丫頭，脫了一口牙齒的怪老太婆呢！不是蔣家娘娘前年死了男人，足守了一年的貞潔，做了一年底寡婦，又在賣笑偷人了？年輕的人，怪惹不住的。六七十歲的老傢伙，老死屍，還在胡思亂想着女人呢！年輕的人，總不肯老了臉皮說的。心裏呢，日思夜慕的想那一家女人

美麗，這一家姑娘伶俐。那裏有不娶的呆子……

“就是我們做女人的，等到長大了，也要想男人的，聽見媒人說這一家的男人生得漂亮，那一家的男人家產豪富，我們做姑娘的心裏，熱辣辣地想這次的婚姻早早成功，早早嫁過去……”

“我和你爸，媒人來說親的時候，我的心裏很快樂。但是在前清我們做女人不出門閭的，不穿裙子不同婢女也不許走出門閭的。鬱鬱悶悶吃也在斗室裏，坐也在斗室裏，睡也在斗室裏。天天妄想要見一見你的爸爸，可是總不能見面。我也不知你爸爸的面 面短。不像目下的姑娘，走在路上，不穿裙子，不同婢女，日裏夜裏擠在一夥男人裏；動腳動手，……”他的母親帶着笑容說。

他的新娶過來不滿一年的嫂嫂笑了，六十多歲的沈丕媽笑了，芳妹也含着灑沫的笑靨笑了。

這時他的思潮很平靜，心境樂然。他忘却了自己底性的苦悶，惟有在感激他母親底摯誠的苦心。

在十八歲的暮春，他的心愈加苦悶了。有二個三十歲上下的中年婦人來替他作媒，那二個姑娘，都是在一鎮上的人；他是很熟識她們。一個姑娘，年華僅僅十五六歲，一副臉龐烏黑，二道墨黑的眉毛很闊很，一根辮子像一條蚯蚓很細。一個姑娘：瓜子的臉，皮膚細膩，在白嫩的額角上粉頰上有三四個瘡疤，一雙脚像三角粽子裹纏得很小很小。

因為他看見了眉清目秀，玉腕半露，飄若欲仙般的女學生，他看見這二個醜容怪貌的女子，覺得有些厭惡。覺得她們的辮子，三角粽的小脚，黑臉，瘡疤，油膩的臉，赤黑的臂，都給他狂烈的追求的心，蒙上一層灰黯色的幻滅。

悲哀忽然重又落在他無邪的心上。

四

這年的夏天，霞飛的表姊從H城來作客，霞飛

比她小一歲，二個人立將攏來，他沒有他表姊的那般長大，那般肥胖。

震飛從路上歸來，拖着沈重的二只脚無精打采很疲乏的慢慢地踱進庭院，眼眶邊忽然從八扇着地長窗裏泛映進一個綽約若仙的少女底倩影。他想：誰來了呢？那裏來了一個飄飄然的少女呢？等到聽見客廳上平時所不能聽到的那種尖銳清婉的嬌聲，他已經忍不住了；因為想急於一睹，就脚跟着地很沈重的走了進去。

芳妹的小耳朵聽見笨重的革履聲音，就奔出着地長窗的客廳前的青花塔石上，看見哥哥回來了，喊着：

“哥哥，表阿姊來了，表阿姊來了。”

他走到窗前，就看見了他的表姊，他的頭又低了下去，他的心臟又狂烈的跳動了起來。

“你的表姊來了，飛。”父親說。

他怔怔的抬起頭來，臉兒漲得緋紅地，含糊地

叫一聲“表姊你來了。”

“來了，飛弟。”表姊說着。

他很快樂，很高興。斜着眼睛偷視她一瞥，見她粉臉上送笑的秋波，媚眼佯羞。唇上點着血紅的胭脂，粉頰飛暈。高跟火黃色的皮鞋，肉色的絲襪閃閃有光。他低下頭了，手插入衣袋裏，踱步迴思，覺得表姊益加美麗了，婀娜了。他又忘却了苦悶，一腔的情血，又潛潛的沸了。

晚上；一桌子吃飯，他母親爲她添了幾樣菜，他是和她並肩地坐着，緊緊地挨擦在她的身邊，一種處女的溫馨，已陶醉他底憧憬的心神。她偶然回眸到他的臉上，她柔媚地嫣然地對他微笑。

這夜，他幾乎闔不下眼了，翻來覆去的，蚊帳外的閃閃如荳的燈火，閃着微光。小樓上萬籟人靜，窗前的翠竹颯颯的響。他想起往昔在七八歲的時候，表姊作客遙來，時常浪漫天真的玩着。有一天，秋光明媚，香花怒放着美麗的花朵，飄送在醉